



雏警首更



□ 李佳伟 叶明鑫

七月流火。蝉鸣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晨光刚漫过杜桥派出所的玻璃窗，我攥着泛潮的警服衣角，跟着所长何首元的脚步踩碎满地光斑——这是我第一天上班接处警，期待像刚沏的茶在心底翻腾，担忧却如杯底沉着的茶梗，总也浮不上来。

“矛盾是根草，得顺着根摸，才好连根拔”

川南办事处门口的大树正把影子斜斜铺在石阶上。办事处主任魏涛正对着一名红着眼圈的白发村干部叹气——许是挨了村民几句重话，村干部的指节攥得发白。

何所长没急着开口，先给两人各点了一支烟。烟雾缭绕中，他说起接处警的民辅警也经常受气挨骂，又讲起办事处干部面对个别村民更是毫无办法。“情理法要揉在一块儿，要有大局观，绝大部分群众是支持政府和公安工作的。”他指尖敲了敲桌面，“咱们戴的是帽子，揣的是人心。”末了，村干部的肩膀慢慢松了。

“往后遇上这种情形，别想着一来就搬条文。矛盾是根草，得顺着根摸，才好连根拔。”何所长转头看着我，遇到类似警情要学会灵活沟通，联合社会各方力量一同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
“执法不是走直线，得学会绕着弯看事儿”

上午10点的太阳已经有些灼人，杜下浦街上一家足浴店的玻璃门虚掩着，推开门时，一股劣质香薰味混着汗味扑面而来。按摩床上有个文身男鼾声正浓。

何所长的脚步很轻，却像敲在我心上。“看细节。”他声音压得低，“门窗完好，没有行李，也没有工作人员值守，却睡得这么沉。”他让辅警守门，正了正执法记录仪。“听，另一间按摩床上也有鼾声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要我们随时用执法记录仪固定证据。



两个嫌疑人和相关证据被送到派出所后，他忽然问我：“洗浴场所是否具有相应资质，小型洗浴场所是否可以留宿过夜？”我愣了愣，他笑着说，执法不是走直线，得学会绕着弯看事儿，今后执法办案时注意发散思维，将执法办案思路拓宽。

“这一分钱是带机关的扣子，得会转脑筋”

11点的阳光正正地打在企业小会议室的桌上，“每天汇进一分钱，我们却要无端损失一笔钱，做账更麻烦。”戴眼镜的女经理一脸无奈，“就因为我们一个员工欠了钱。”

我听着女经理的介绍，脑子里像有团乱麻——这算骚扰吗？构得上违法吗？何所长忽然碰了碰我的胳膊：“是否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忙分析试试？”我猛地想起“智能老师”，指尖划过屏幕时，心跳得比报警电话还急。

电话那头的女职业催债人咄咄逼人：“我们是

一家正规的法务部门，受债权人委托催债！”何所长接过电话，语气平稳：“我是浙江省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处警民警何首元，请告知催债公司的名称……”他问清对方公司名称，让我赶紧查，软件里弹出“无注册信息”。

“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，你们这是故意扰乱单位秩序，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”

电话那头的嚣张气焰像被扎破的气球，慢慢瘪下去。挂电话时，我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噜响了——已经12点半，阳光把办公楼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路上，我们就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。老板娘给每人端一碗香辣牛肉饭，大家吃得狼吞虎咽。结账时，她送了我们每人一罐饮料，“冰的，解解暑，已经付款了。”何所长笑着掏出手机扫码再付款，老板娘撇撇嘴：“这个年长的帅哥警察太不近人情了，送一罐饮料表示敬意也不行吗？”

所长说，上午的3个警情，像3颗不同的扣子，调解是棉扣子，得温和；检查是铁扣子，得牢靠；这一分钱的事儿，是带机关的扣子，得会转脑筋。

“守护一方平安就是从三个一开始”

下午的阳光斜斜穿过派出所的走廊，何所长要去临海开会，临走时拍了拍我肩膀：“跟王茜师姐好好学，辅警蔡统波和厉灵江都是干社区的老同志，你们下午的警情一般是社区类警情，遇事多问问他们就行。”

没多久，报警电话响了——女人带着哭腔说，前男友把她的车开走了。我握着电话的手有点抖，想起所长说的“顺着根摸”，赶到现场时，穿碎花裙的女人正蹲在路边抹眼泪，王茜师姐递过去纸巾，轻声问：“他开走时，有没有说要去哪儿？”

后来的调解很顺利，男人把车开回来时，夕阳正把车窗染成金色，师姐说：“咱们干的活儿，就像给生活打补丁，看着不起眼，却得缝结实。”

暮色漫上来时，我坐在派出所的台阶上，摸了摸肩上的执法记录仪。一天的警情像串珠子，被情理法，被细心、被那些突然冒出来的新思路串在一起，风里有晚饭的香味，远处的路灯次第亮了——原来守护一方平安，是一句共情话语，是发现又一处鼾声，是读懂一分钱里藏着的坏。

明天，又会是新的一天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省临海市杜桥派出所）
漫画/高岳

背包警察的甜蜜守护

□ 文杰

“乡亲们，耽误大家几分钟！”

黄泥桥生态园里，五德派出所民警王天勇的声音穿透蝉鸣。“水果大丰收，更要抓紧‘钱袋子’……”汗水顺着他的警帽滑落，警服早已湿透，紧贴着肩上的警务背包。

一场“移动警民议事会”就在这儿香氤氲中开场。

“王婶，昨天那‘中奖’短信是诈骗！咱卖李子挣的是‘血汗钱’，陌生链接可点不得！”

“记住了！”果农的应答声格外响亮。“警察同志，那种不像正常号码的电话，我一概不接！”树下，65岁的小鸡公村村民邱先恩扬了扬老花镜，布满皱纹的脸绽开笑容，“有你们在，我们心里踏实！”

“邱伯，这就对喽！遇事随时找我们……”王天勇蹲下身，递上警民联系卡，细细叮嘱。

果园另一端，几个年轻果农正用手机直播带货，屏幕那头订单不断跳动。

“姜大哥，网络销售更要警惕‘虚假订单’‘保证金’诈骗，你看，外地就有果农吃过这亏……”辅

警卢鹏凑近，指着宣传册上的案例提醒。

“公安提醒得太及时了！直播带货少了中间商，每公斤能多卖两块钱呢。”果园负责人谭仁彩连连点头，“现在手机就是咱的新农具！”

“乡亲们，今天咱们聊聊身边的小矛盾、小纠纷……”

下午，果园里热浪蒸腾。

“杨大姐，我们来！”见果农杨光兰一人吃力地搬运几大筐“半边红”，民辅警立刻上前。他们利落地抬起沉甸甸的果筐，一趟趟搬往路边装车点。

扛、抬、搬、运……警民协作的旋律在烈日下奏响，汗水迅速浸透藏蓝警服，洇出深色印记。

“一年到头，耕田种果，真不易！要被人骗了，一年辛苦就白费了。你们常来提醒，心里亮堂！”杨光兰递过装满山藤酸的水壶，满眼感激。

“‘半边红’李子，血桃，是五德的‘黄金果’，更是乡亲们盼的‘钱袋子’……”石阡县五德镇京州社区党支部书记徐超站在果园高处，望着绵延果林，自豪地说，这蓬勃的“果园经济”，是石阡县践行“林下生金，生态富民”的生动注脚。全县18万余亩生态果园，依托优质水土与广阔林原，绘就“绿色

安全、优质高效”的产业图景。

“每年水果丰收季，线上线下交易频繁，资金往来量大，派出所就是守住果农果商‘钱袋子’的最后一道防线。”所长曾庆涛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。深耕“果园警务”，正是石阡公安盘活警力、前移阵地，将“舒心、安心、暖心”送到群众身边的生动实践。

夜色笼盖，果园余温未散。“背包警察”打着手电巡至坡顶，山脚下五德镇的灯火渐次熄灭。“最怕下雨天，果农抢收容易出事。”曾庆涛拧开水壶灌了两口，这是“背包警察”当天的第三次巡山巡园。

“警务围着产业转，警察盯着农时跑，才能让‘绿果子’稳稳变成‘红票子’。”五德派出所综合指挥室的地图上，万亩果园如碧玉镶嵌，蜿蜒其间的蓝色警务标注线，恰似系在乡村振兴脉搏上的守护绳。

当一车车“半边红”穿越武陵山脉驶向远方，果箱上“平安五德”的封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——那是大山写给“背包警察”最朴实的礼赞。

（作者单位：贵州省石阡县公安局特警队）

女法官的花园

□ 杨里

铁锹，道滅火花
砍断盘根错节的
枯藤，土坑刨出
新鲜的土壤
铁钎，拧弯铁丝
寸寸锁死，塑形
插成花架
青铜鼎般棱角
铁剪，咔嚓咔嚓
剪断残枝败叶
一地狼藉，遮盖
青春的容颜
饱经风霜的花園
散落几缕银丝
如清幽的泉水
春天的时候
满庭芳菲，鲜花
烈火一般
绽放

注：我的姐姐是一名法院女法官，她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本职工作，但“法不容情”，在分析案情和判案时候，她必须抛开自己的情感，割裂情绪的裹挟。但是我发现在她冷酷无情背后，却隐藏着一颗真诚善良、纯洁炽热的心，正如她热爱自己的花园，用闲之余细心培植，精心呵护她的花木，但是对杂草、野藤却残酷无情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街道办事处）

夏日花馐

□ 魏伟

说句很没出息的话，我每每看到植物，首先想到的就是：它能吃吗？夏天里百花盛开，也总会想到花馐。最常见的就是月季花，我想，月季花应该是能吃的。

月季花与玫瑰花同宗同种，我虽没吃过月季花，但吃过玫瑰花。玫瑰花饼，是云南的特产。要说新鲜，那应该是正当花期的最佳吧。而夏日，正是玫瑰的花期，开得正艳，也是味道最为香甜的时候。几年前，我到云南旅游，听从导游的推荐，买了玫瑰花饼。那还是我第一次吃玫瑰花点心。

玫瑰花饼外皮是用麦面烤熟的，焦黄酥脆，飘着麦香，咬一口，更是酥得掉渣，忙着用另一只手接住。细品，却觉得麦香之外，另有浓郁的花香，酥脆爽口，甜而不腻。举到眼前细看，竟是紫红色的玫瑰花馅，再咬一口，细嚼细品，花香与面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酥脆柔润、清甜味美，不可方物。我瞬间被这种味道所述，走的时候买了一箱，好东西当然要送给亲戚朋友共享，当然自己也要吃个痛快。此后，想吃了就买一些，过过嘴瘾，也是过过心瘾，好在现在快递方便，想吃的时候就能够买到。

这让我想起曾吃过的另一种花，就是南瓜花。那时，我家还住在郊区的一处平房里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，被爸爸妈妈开辟成了菜园。菜园的一头，就种南瓜。老妈最爱种南瓜，一是因为南瓜皮实，种下后都不用管，它就可以恣意地生

长，只需在秋天时摘下；二是南瓜能放很长时间，从摘下放到过年，瓜不会坏，味道也不会变，还能在过年时奉献出好几道菜。在浓绿肥大的叶子间，金黄色的喇叭状花朵在晨光中仰天怒放，更显得明艳，五角形花瓣托着饱满的雄蕊，盛开出夏天的浓烈和热情。南瓜花有实花和谎花，而谎花是不结瓜的。

每到有谎花开放时，老妈就摘下来，洗净，撕成几片，然后和白面、玉米面拌在一起，另加入盐、糖、味精、五香粉等调料，而后放到锅上去煎。待到两面焦黄即可出锅，咬一口，焦焦的面香裹着软软的花的甜香一同浸润着味蕾，是那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这就算是一道美食了。

夏末，也正是韭菜花上市的时候，每到此时，老妈总会买上几斤，择净，清洗，晾干，而后切碎，放到坛子里进行腌制。老妈腌韭菜花似乎也不怎么讲究，随手做来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，就是一层韭菜花一层海盐，腌满一坛，盖上盖，再用蜡封好。到了冬天，就揭盖食用。老妈腌的韭菜花，其特有的味道很浓郁，兼之很咸，不可多食。

很多夏花都可入馐。玫瑰、菊花、苘麻花、木槿、冬瓜花……异香入口，自然让人记忆萦怀。赏花，又食花，入眼、入口、入心，也是一大盛事。这个百花盛开的夏天，更让我们的味蕾增加了些新鲜又美好的记忆，让我们更加追忆和留恋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）

不可逾越的血性长城

□ 孙培用

八路军

每次听到这个称呼，我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。

金属一样铿锵响亮的名字，从硝烟烈火中，从枪林弹雨中，一茬又一茬拔地而起。

在某个最黑暗的夜里，八路军的身影走过，孩子停止了哭闹，眼中满是期盼。

八路军，一面旗帜，一支号角。

他们的铮铮风骨，从林海雪原，从青纱帐，从台儿庄，从东北到中原，一点一滴向我们渗透。

老百姓心底齐声呼唤，呼唤八路军，带着最初的镰刀和火炬，带着美好的崇敬和向往。

他们以生命，打通前进中的障碍。以生命，翻开历史新的一页，留下永恒的回忆。

在人民心中，画上永不陨落的彩虹，照亮了通航的路，把前方的天空擦亮。更让强盗知道，胜利，永远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！

游击队

那是怎样的年月啊，中华大地横遭践踏，青药旗像烧红的烙铁，烙向神州大地，烙伤了乡村中的炊烟和鸡鸣，烙伤了小桥下的流水和花香，烙伤了茅屋旁的高粱和犬吠，烙伤了小院里的菜畦和灯影。

游击队来了！他们在山地、平原、芦苇荡，他们在乡村、城郊、铁路沿线，他们转战深山老林，踏遍冰霜荆棘。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、围困战，让敌人心惊胆寒，让鬼子日夜不宁。

他们是白山、黑水、黄土地的儿子，将漫天风雪披于一身，为的是从贴胸的衣兜里，掏出红日一轮，捧到大江南北，摔给万户千村。

探寻春天的脚步不会停歇，踏着烽烟滚滚。对侵略者的仇恨却永远不会结束，即使与日寇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游击队，让法西斯休目：中国拥有不可逾越的山林！中国人，永远不可战胜。

无名英雄纪念碑

作为一种见证，无名英雄纪念碑早已习惯缄默。

这普通的几何立体，用无法诠释的空白，包含着内涵丰富的思想和行为。

文字之外的事实不容更改，通过时光的去伪存真，无名英雄纪念碑其价值与影响不容置疑。

抗击日寇的英勇无畏，黯淡了白刃相接，远去了鼓角争鸣，眼前飞扬着一个鲜活的面容！

闪闪的光环和气场，矗立起沉甸甸的历史。大地、河流、群山、星空皆是证明。

不会被遗忘，穿越时空隧道，多少年苦难辉煌。这些无名英雄的精神，魂灵充盈中华儿女血脉，荡气回肠。忠诚、血性、担当、无畏……他们的名字：英雄！

（作者单位：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队）



钟道神威图

作者：河北省蔚县人民检察院 安伟

养一条河

□ 杨占广

我的故乡有一条小小河流，名叫马尾河。它是京杭大运河的纤细支流，水盛时只有十几米宽，最深处两米有余。虽然小，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马尾河却是我们村庄几十户人家的直接饮用水源。

而我家，离这条河最近。

母亲说，河都是老天赐给的，所以要好好养着。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还是幼童，自然不太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说。我见过她养鸡养猪养狗，养着我们兄妹3人，但如何去养一条河流呢？

我以为母亲说反了，应该是马尾河养着我们才是。每日天光熹微，母亲会提着铁皮桶，走到屋后，在水汽迷蒙中，用陈年葫芦做的瓢，掀开最上面的一层，一下一下地向桶里装水，再双手提回来。这些混合着晨露的水，被最先醒来的鸡鸭犬享用，然后轮到赖床的我们兄妹仨和那两头猪。

醒来时，一大碗温热的玉米粥已经端上了桌面，植物的气息和自然水的清甜组合到一起，构成了我对于“甜”最初的理解。

马尾河提供的，不仅仅是水。我十来岁的时候，学会了游泳和钓鱼。每当家里来客人，或者农忙时节，母亲就会喊一声“今天去下河”，我立刻欣然领命。拿起钓竿，只需两三个钟头，就能收获二十来尾鲫鱼，变成餐桌上的待客菜。夏日时如果嫌钓鱼麻烦，干脆脱个干净，沿着河边向水草里双手慢慢围拢摸索，几乎每次都不会空手。鲫鱼、泥鳅、河蚌、龙虾被我信手扔到岸上，弟弟提着桶一路拾。

提到逮鱼摸虾，父亲是行家。他会布下鳊鱼笼、龙虾网，还能分辨各式各样的洞穴里究竟有没有黄鳝、甲鱼。当然，抓到甲鱼黄鳝黑鱼这些稀罕物，是要拿到集市上去换钱的，这样说来，我能读书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靠马尾河养着。

父亲抓鱼有他的原则，遇到春天甩籽的鱼，不到一拃长的鱼，都是要重新捧回河里放生的。他有限的几次跟人吵架，都是为了阻止外人来马尾河电鱼。有一次，他气呼呼地，还难得了脏话，原来是有几个邻村的村趁夜在马尾河里洒了农药，第二天一早，河边漂了一层鱼虾。那两天，他就念叨着：赶快下场透雨吧，给马尾河也清清“肠胃”。

小孩子调皮，常常在河边撒尿，或者扔脏东西。母亲是坚决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的，说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每每在河边看到农药瓶、塑料袋，她都要捡起来放到别处。

几十年了，母亲慢慢习惯把马尾河称作是“我们家那的河”，譬如去赶集，有乡邻们买鱼买肉，劝母亲也买点，她会说明我们家那的河，啥都有呢。在别的村庄看到脏兮兮的小河，母亲会心疼地说，你们怎么也不好好好养着呀，你瞧瞧我们家那的河……

很多年过去了，这条小小的河流一直和小小的村庄互相滋养着。如今我已年过不惑，两鬓染霜，但每次回到故乡，总觉得马尾河还是孩童时的模样，甚至认为它在“逆生长”，变得更秀气了，水面上凌空架起了木栈道和亭阁，水波澄澈，鱼虾闪现，每逢傍晚，乡邻们在河边散步聊家常，欢笑声和河水的哗啦声相映成趣。

我不自觉地勾起一捧水，那清甜味，带着童年的记忆，母亲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朴素温暖，绵密悠长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）

考试真好

□ 李现明

1981年，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榆次市人民检察院（现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）在经济科当了一名法警。

那时，查办经济案件，侦查、逮捕、起诉“一竿子插到底”。我们办案子，就科里少数几个检察员出庭。1984年1月，检察人员有了自己的制服。有时，我跟科里的同事出去查案子，外单位的人见了，检察干部一身米黄色检察服，而我却是一身蓝警服，不解地问，你们一个单位，怎么两种制服。每每这时，我就更加激励自己，要成为一名既能侦查，又能出庭公诉的检察员。

要成为检察员，首先得改变身份，可我当时的身份还是职工。1982年有过一次转干的机会。可高中文化才能参加考试，而我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。那时已有了电大，我就很快投入到来年上电大的备考中。可考电大也是高中毕业才能报名，当时社会上有职工业余高中班。学习3个月就可以拿到职高毕业证。我凭着这个职工高中毕业证报了名。

1983年考试的时间是4月15日、16日，考试科目有语文、政治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。

考试，我就在心里不断估分。这门课能考多少分，那门课能考多少，总分多少。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60分，今年可能是多少。我就在这样焦急的心情中等待分数和录取分数线的公布。

4月底，考试成绩出来了，总分202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高兴地笑了，这可是我几个月奋斗的结果。成绩不算好，可对我来说，却来之不易。这个成绩，或许可以被录取了。

一直到5月20日，广播电台里公布了电大招生录取分数线，文科180分。这下，我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。

1986年11月，又到了转干机会。当年10月，我如期拿到了电大毕业证。这可是国家承认的大专学历啊！11月9日，晋中地区检法两家的50多名法警参加转干考试。在公安局大会议室里，一人一张小桌，中间隔开一定距离，纪律严格。

很快就出了成绩。我政治、地理、历史、数学，均分66.5。巧得很，检法两家，各录取了两名，其中就有我。1987年1月，我转为干部。不久后，我就被检察长任命为助理检察员，1991年被人任命为检察员。

时光飞逝。到了2000年。在全区符合条件的干部中，公开考试选拔副科级和正科级干部，我参加正科级后备干部考试，顺利入围。

在检察院工作几十年，几次考试改变了我的身份，甚至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。每每想到此，我总会不禁从心里冒出一句：“考试真好！”

（作者单位：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）